



五味评书

□王永福

千呼万唤

——《孛生梦》的漫漫创作出版获奖路

2021年夏雨霏霏的六月，一声清脆悦耳的电话铃声，将范惠德从睡梦中唤醒。从远方传来长篇小说《孛生梦》获奖的喜悦，邀请作者范惠德赴省领奖，并与会介绍创作体会，正可谓喜从天降。

俗语云，功到自然成。上中下140万字的长篇巨制，早在2016年就杀青面世。记得当年12月份的烟台晚报《文学角》副刊上登载笔者一个版文台的《令人仰慕的文学高地》中，作为栖霞文坛后起之秀的范惠德的名字就以《孛生梦》的作者昭告读者，但长期以来，再不见其有关消息。

近日，范惠德同志突然携妻子登门，送来荣获山东省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精品工程特别奖(2012—2014)的《孛生梦》上中下册。此书还荣获烟台市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精品工程”特别奖，2021年7月又有幸入选“烟台人写烟台的书100部”，正可谓喜讯连连。

范惠德郑重地将其在获奖会上的发言稿《〈孛生梦〉创作谈》交给我，并满怀深情地讲述了他创作这部长篇的前因后果和亲身体会，令笔者对面对的这位胶东汉子、退休老人肃然起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广大农村的深刻变化，书写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接二连三地出现，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新景观，诸如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金光大道》……但作为反映胶东农村生活、书写胶东这片革命热土的农民形象和生活的长篇小说，籍籍无名，知之者寥寥。它填补了胶东当代文学史上的空白，特别是源于草根作者之手的，绝无仅有，值得为之鼓与呼。

在《创作谈》中，范惠德深有感触地说：“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我是一枚十足的草根

族。”他出生在胶东农村，对农村和庄稼人情有独钟。他在“自序”中说，“其实我的根一直深深(地)扎在黄土地上：心与庄稼相通，情与庄稼相融，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他说“他从六七岁起，就跟爹下地种庄稼，日月轮回，世事沧桑，自己同父亲一辈一样，经历了单干、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和联产承包制等漫长的岁月”。他深情地说：“庄稼人太好了，庄稼人太苦了！”于是范惠德决定要“挺身而出”，为农民高唱赞歌。这就是他创作《孛生梦》的初衷，也是他历经数载，锲而不舍为农民立传、高唱赞歌的力量源泉！

《孛生梦》的题材是生活提供的，作品的创作灵感，同样是受农村真实生活的启示。是目睹的一件事，让作家产生了创作冲动。范惠德长期从事农村教育工作，在其所在的乡村中学里，有一位烈士子弟，父亲的烈士墓就在村头。台湾海峡的坚冰被打破后，这位烈士的父亲突然回大陆探亲，一家人得以团聚。这一幕悲喜剧激发了范惠德的创作欲望，一发而不可停，激起了他创作长篇小说的激情和信心，从此走上了漫漫的文学创作路，锲而不舍。

为了完成这一夙愿，范惠德弃教从文。走上栖霞文化馆馆长的新岗位，为的是能多读书，充实自己的文学知识，日夜同书籍相伴。他白天正常工作，业余时间坚持爬格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饱尝了文学创作的酸甜苦辣，乐在其中。

范惠德给自己制定了创作计划，坚持每天写一个故事(2000字到4000字)。一年四季，不舍昼夜，经历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在1997年的一个雪花飘飞的日子，完成了140万字的长篇作品。但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紧接着，他就开始了漫长的寻求出版社

的旅途。1998年12月下旬，范惠德身背满满两大保险箱底稿，只身赶往青岛火车站，然后转乘去广州的火车，一路颠簸地赶往花城出版社面见谢总编，盼望梦圆花城。

就在夜奔花城的火车厢里，发生了一件令范惠德啼笑皆非的故事。正在夜里老范昏昏欲睡之际，忽听车警询问，这两个大箱子是谁的？老范赶忙回应“是我的”。车警又问，里面装的什么货？老范回答到：“是字纸。”“打开看一下！”闻听此话，邻座的旅友也被惊醒，一起将目光投向老范。范惠德赶忙将密码箱打开，满箱的稿纸呈现在众人面前。车警看后，歉意地说：“对不起，请收起来吧。”至此，误会解除，一切恢复了平静。

万万没想到，范惠德千里迢迢到达广州后，刚同花城出版社的领导见面，正要研究出版事宜时，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20世纪90年代，两岸关系又趋紧张，《孛生梦》的出版计划又搁浅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好事多磨。范惠德这位农民出身的草根族，有着与生俱来的坚强意志，他一往无前，屡败屡战，书稿最终被泰山出版社接纳。张炜、刘玉堂、谭好哲等学者组成专家组，经过集体讨论，一致赞成将《孛生梦》纳入出版计划。特别是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炜，给予《孛生梦》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部“草根族写作农民视角、史诗豪情的长篇作品”。千呼万唤中，《孛生梦》终于得以顺利出版发行，并获得省市文艺精品工程奖。

喜事连连。2018年12月12日，《孛生梦》免费授权中宣部宣传舆情中心、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进行传播，2021年7月27日入选“烟台人写烟台书”100部。

栖霞这个“令人仰慕的文学高地”，又冉冉升起一颗草根族的文学新星，令人仰慕……

□姜德照



光阴故事

曾经的一次迷山

所谓“迷山”，就是在山中迷失了方向。在我的生活中，还真有过一次迷山的经历。

那时候儿子刚上小学，暑假期间，我们一家三口突发奇想，准备回去看看老家的山水风光，回味一下曾经的乡村岁月。我们家在村里有两套民房，一套在村东，是我爷爷奶奶和我伯伯父母住的；一套在村西，是我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住的。这两套房子就空了下来。我们先到这两套房子门前看了看，然后沿着通往村外的路，来到了西河。在我小的时候，每逢发大水，村里人就可以在村后扬水车的干渠上钓鱼。我眉飞色舞地给妻儿讲那时的故事，犹如就在眼前。

转完村子后，我们开始向村南的群山出发。我自然是引路人，而我引路的依据是小时候在这里的一些记忆。那时候，我对这周围的环境和路太熟悉了，自信即使不看路，我也能带着他俩随意游玩。我们沿着公路进入以前的沙土路，经过了我在哪里就读了两个周，现在已经废弃的林场场中校址，然后走进了林场场区。这个林场是福山林业局的下属单位，很早以前就没人迹了，其西面的粮站也不见了，只有一所空荡荡的院落、一棵几百年树龄的银杏树和树下的黑瓦大厢房。这棵银杏树，我小时候来捡臭烘烘的银杏果的时候，几个孩子试着环抱过，却抱不过来。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棵树显得零落了许多，树冠也没有了以往茂盛的感觉。树下的黑瓦大厢房，据说是一个庙宇，“文革”的时候被砸烂了，我小时候还从窗棂外看进去，里面黑糊糊的，地上有破碎的塑像

杂块，只是这房门好像始终没人打开过。树前不远，是那条山中泉水流出来形成的山溪。当年，水很清澈，我们经常在这里捧着水喝，现在看起来，水面上漂浮着一些枯败的枝叶，水也浑浊了许多，显然无法喝了。

经过水溪向上走，是一条通往塔顶山的小路。当年，林场的职工收摘苹果，走的就是这条路，周围都是茂密的槐树林和苹果地。现在，这条路看起来很少有人走了。在半山腰的山坳里，一些杂木的树木中有几间小平房，地上有几只鸡在跑动，那是我表哥一家在这里承包山林养的跑山鸡。我们三个没去打扰他一家，还是沿着小路继续往上爬。记得当年清明节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这些小学生跑着上山，为十六座烈士墓扫墓。那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塔顶山阻击战”中牺牲的部分烈士的墓地。这深山里的大岩石下，还有一大块一大块的冰块，我们可以敲下来，当冰棍吃。现在却看不到那些岩石了。

山顶是部队的雷达站，我们从那里往下走，就到了“扳倒井”。传说中，唐李世民带兵走到这里，士兵口渴难忍，水井中的水能看到却喝不到，情急之下，李世民爆发神力，把井扳倒了，清澈的水汨汨地流出来，士兵饱喝一顿，打了胜仗。今天，我们过去，依旧能见到水从岩缝中流出来。我们一家三口品尝了一下这里的井水，吃了带的干粮，向北向南，眺望山下的景致。

此时已经是午后时光，我们开始顺着山脊往东走。我循着记忆中的印象，带着妻儿从东面的山坡下去，再往回走。过去农村做饭取暖，都是上山搂草，山上很少有杂草能

留下来。后来，农民使用液化煤气做饭取暖，已经很多年不用搂草了，山上的草越长越高，有的一米多高，把我印象中的山路都掩盖了。

后来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沿着原路返回，可我还是兴致勃勃地给妻儿介绍着这里当年的景致，感觉这样走也挺有意思。可越走越难走，转眼已太阳西下，往下走过一座山，前面还有一座山，恰如“正过山围子，一山放出一山拦”的感觉。这是迷路了。我心中一沉，开始担心下山晚了，无法回到村前的公路站点，赶不上回去的公共汽车，那可麻烦了。心一着急，方寸就乱了。山坡没路，非常难走，深一脚浅一脚，穿的还是双旧皮鞋，一不小心崴了一下。皮鞋开裂了，就更心急了。草草地用绳子捆了一下裂口，一直走到天快黑了才转了出来。那班定时的公共汽车早就走了，我们一家三口在路边等了一会，从远处驶过来一趟过路公共汽车，我们赶紧呼喊并招手，好心的司机停了下来，把我们这狼狈的一家三口接上车，往烟台市里方向开去了……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每次想起那次迷山的情景，都感觉有点后怕，对家乡环境熟悉的自信也一扫而光。世界变化太快，家乡也在快速变化，我们不能靠老印象办事，只有跟上时代变化的节拍，才不至于“迷”进去，走不出来……

□盖少艳



街谈物语

难忘的竹编暖水瓶

尽管如此，它还是很保温的。暖水瓶外壳是用细竹条编织得非常细密、均匀的波浪式图案。竹壳的一侧有一个宽一点的竹批做成的弯把儿，下端外面用薄竹片进行加固。装水的瓶胆装在里面，瓶胆下部垫上一个橡皮垫子，再用十字交叉的两根粗硬铁条将瓶胆固定。

每次姥姥把暖水瓶拿到炕上，我就知道姥姥要给我泡麦乳精喝了。姥姥往瓷碗里舀了几勺麦乳精，再倒入热水，顿时，奶黄色的麦乳精发出浓郁的麦芽清香，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喝它。喝完麦乳精，姥姥又拿来暖水瓶倒一碗水，放温了让我漱口。姥姥又说，时间不早了，赶紧睡觉吧。她把我搂在怀里轻声唱着“拉大锯，扯大锯，割倒姥姥家的大槐树”，哄我自己入睡。

有一天，我自己倒水喝，不小心把暖水瓶碰倒了，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姥姥急忙跑过来，连连问我：“有没有烫着啊？”我吓得哇哇大哭，姥姥还在查看我的脸和手。所幸，我没有什么事，只是暖水瓶里面的内胆碎了。后来，姥爷又去买了一个新的内胆，这个暖水瓶又可以用了。

就在今年，我和妹妹回了一趟老家。走过长长的胡同，终于来到了姥姥姥爷居住的老屋。推开门，映入眼帘的是杂草丛生的院子和生了锈的摇井。慢慢走进屋子，一股凉凉迎面扑来。墙面布满了蜘蛛网，发灰的窗帘依稀看得出是竹子图案。剥了漆的桌子还在墙角，上面放着纸抽和扫炕的刷子。墙上发黄的老照片仿佛在诉说着过去。

它们都是在等我吗？等当年那个小女孩回到这里。我望着空荡荡的大炕忍不住泪流满面。姥姥姥爷，你们去了哪里？那里是否有花开四季，是否有冬暖夏凉？姥姥姥爷，我多么想念你们啊！无数次想念，却一次也没见过你们。

月祭日，我都哭得撕心裂肺。都说亲人的离世是一场暴风雨，在每个怀念的日子里，装满一生的潮湿。我双手抚摸着斑驳的墙面，无比怀念那竹编暖水瓶泡麦乳精的快乐瞬间。“姥姥，您和姥爷为什么不喝麦乳精啊？”“我和你姥爷不爱喝，你赶紧把它喝了。”

忽然，我在落满灰尘的锅台上发现了那一对竹编的暖水瓶，它们静立在锅台的角落，仿佛在等我回来。我伸出颤抖的手去抚摸它们，泪一滴滴落了下来。难忘的竹编暖水瓶，承载了太多的回忆与情怀。我在他乡打拼事业，遇到人生低谷从未掉过眼泪，但每每想起姥姥姥爷，想起那些难懂的乡村夜话，想起昏暗的灯光下姥姥坐着马扎烧火烧水，想起那一对灌满热水的竹编暖水瓶，就止不住地泪流。竹编暖水瓶浸满了爱，足以让我回味一生。

我在想，你们是在责怪我没有赶回来送你们最后一程吧。你们逝去后，每一个清明

心香一瓣

□贺宗仪

口碑心碑矗丰碑

这是一部以《峻节华章耀汗青》命名的峻青先生纪念集，收录了海内外149位作家、诗联家、评论家、编辑、记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在报刊、图书和网络媒体发表的记叙、酬赠、缅怀和研究峻青的文章130篇、诗词楹联90余首(副)。

整部书稿近45万字，是在峻青先生子女的充分信任和积极配合下，在海阳市峻青文学艺术馆张真馆长和烟台市峻青研究会筹委会李秀丽秘书长的坚定支持与大力协助下，由本人历时四年组稿选编完成的。

2019年8月19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书画家，山东烟台海阳的骄子峻青先生走完96岁的人生历程和70多年的文学艺术创作之路，与世长辞了。作为一名曾有幸得到先生垂爱，并长期受到其作品滋养和精神感召的文艺工作者，我怀着崇敬而悲痛的心情，撰写了一短一长两篇怀念文章，分别在《烟台日报》和《烟台文艺评论》发表。随后，便着手筹划选编这部峻青先生纪念集，希望能早日出版发行，以帮助人们了解峻青先生的生平事迹和道德文章，彰显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胶东红色文化史上的杰出贡献，并为峻青研究乃至当代文学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选编书稿的过程，实际上是感受先生品格魅力的过程。“峻青这个名字，在中国文坛曾经如雷贯耳。”(赵丽宏)“峻青是世上少有的好人，人品与文品相辉映。”(文怀沙)“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前辈作家峻青对我影响非常大。”(矫健)“我是读着峻青等作家的革命作品长大的。”(王永福)“我从20世纪50年代读中学的时候，就喜欢上峻青的作品。”(许临星)“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竟然收到了峻青先生的回信。”(孙向阳)“虽然我与峻青老师从没见过面，但是我始终都把他作为自己的老师来崇拜着，始终把他作为我人生的楷模。”(于仙田)……入选本书的诸多文章，以不同的身份、视角和笔法讲述了先生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这些文章，无论出自文艺界、学术界、新闻界名家笔下，还是出自各行各业普通作者之手，大多写得情真意切，读来感人至深。逐篇读来，一个可感可信、可亲可爱、可敬可佩、可歌可泣的峻青形象跃然纸上。

选编书稿的过程，也是接受先生精神洗礼的过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峻青是独具风采的领军人物、当之无愧的红色文化旗手。”(安家正)“他是一名坚强的战士，又是一位性情中人。”(王一桃)“从未听说过还有另外一个作家的故土之恋如峻青这般炽热。”(王雷)“峻青经历了这许多多风雨，他和他他的作品都是迎着风雨诞生和前进的。”(田永昌)“我父亲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在战争的熔炉和严酷的战斗中，他锤炼成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战士。”(孙康青)“忠诚和激情，不仅是我父亲创作的底色，也是他唯一的底色。”(孙丹薇)……拜读知名专家、学者和先生友人、子女既含真情又具理性的文章之后，想必读者会像编者一样，深入先生的内心世界和文学艺术领地，使自我的心灵得到滋养，

情操得到陶冶，修为得到提升。

从先生仙逝到三周年祭，此书选编基本成形，已达30余万字。原本希望在2023年3月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出版，可因出版经费短缺，我联系的某省级出版社迟迟没有回音。俗话说“好事多磨”，既然纪念集不能如愿及时出版，那就继续充实完善书稿。所幸在先生逝世四周年后，作家出版社接纳了这部近45万字的书稿。经过近半年的编审校对和补充完善，终于在先生诞辰101周年之际终于定稿付梓。

这部纪念集拖延了一年多才问世，错过了先生百年诞辰，本书编者、作者和关心支持本书出版的师友们无不深感遗憾。然而，得知书稿内容更丰富、更完善、更厚重了，大家又颇感欣慰。峻青先生纪念集得以由中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终于可以与广大读者分享了，也终于可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了！

关于本书的选编工作，有三点需要加以说明：

首先，在整体布局上，按体裁分卷编排。卷首收录《峻青小传》《中国作家协会贺信》(2013年)、《峻青不老——庆祝峻青文学创作七十周年座谈会纪要》(2013年)。卷一“散文·随笔”，收录记述、悼念、缅怀峻青的文章85篇；卷二“诗词·楹联”，收录题赠、悼挽、纪念峻青的诗词92首(副)；卷三“评论·鉴赏”，收录品评、赏析峻青及其作品的文章24篇；卷四“通讯·专访”，收录有关峻青的通讯、专访及消息21篇。上述四卷，除了卷三是按先综合评论、后单项评论的顺序编排外，其余三卷均按峻青生前和逝后两个阶段进行编排。对于同一阶段的文稿大致按发表先后排序，相同地域和作者的文稿则相对集中编排。

其次，在具体内容上，力求真实准确。出自不同作者笔下的文章，存有某些人名、篇名、年份、数字等表述不一的问题，对此，编者进行了考证，选择确切者而从之。比如，峻青先生的原名为孙德胜，而有些文章误将其字当作原名。本书依据《峻青小传》“孙德胜，笔名峻青，原名孙德胜，字俊卿”的权威表述，将文章中提到的先生原名作了统一规范。对于已发现的涉及先生出生年月、人生履历及作品细节与事实不符之处，均做了纠正。对于文字和标点符号方面的讹误和不规范之处，也予以订正。

再者，在文稿取舍上，尽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诗文。限于篇幅容量，同时也为了扩大作者面，对于同一作者提供的多篇文稿只能有选择地采用，还有一些作家的诗文佳作因未能及时收录而错过了入选机会，这几个孩子试着环抱过，却抱不过来。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棵树显得零落了许多，树冠也没有了以往茂盛的感觉。树下的黑瓦大厢房，据说是一个庙宇，“文革”的时候被砸烂了，我小时候还从窗棂外看进去，里面黑糊糊的，地上有破碎的塑像

峻青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道德风范和文学经典却是不朽的，其精神感召力和艺术感染力将是永恒的。选编峻青先生纪念集，我最深切的感受可用一副联语来表达：

德艺双馨，人品文品尊上品；
光华永在，口碑心碑矗丰碑。

谨以此联敬献峻青先生在天之灵，并为这部纪念集画上句号。

记忆的长河惊起许多波澜，让我怀念儿时寄住在姥姥家那温馨快乐的时光。

那时候，烧火做饭需要拉风箱。姥姥坐在马扎上拉着风箱，灶膛的烟火烧出的饭菜更香。摇水井引水，要用葫芦做成的水瓢在水槽里舀一瓢水，然后反复上提，引得水哗哗地流了出来。大瓦盆和葫芦瓢都显得那么质朴。老式的家具像老古董一样包浆，剥了漆的板凳和褪色的香皂盒，像抹了香气一般。

到了耕种的时节，姥爷扶着木头做的Y形犁，小舅右肩套着绳子使劲往前拉着。犁的尖头有力地劈开泥土，扒出一条细长的沟来。姥姥跟在后面捻种子，我则踩着松软的泥土跑来跑去。

到了夜晚，村里演电影，场地选在村头的打麦场。许多人带着马扎子提前去占地方，大家伙挤在一起看电影，看到精彩的片段就会响起口哨声。那时，虽然条件有些简陋，但大家都非常开心。爆米花、脆米饼和

麦芽糖是最好的零食。没有电脑与手机的年代，只有蓝天白云，孩子们围在一起捉迷藏、跳绳、踢毽子。

回忆很美，却永远也回不去了。留在我记忆深处的老物件居然是姥姥姥爷每天都要用的竹编暖水瓶。每天晚上，姥姥都会用丝瓜瓤把大铁锅的油渍刷干净，用水瓢添满半锅水，然后把苞米秆和花生秸塞进锅底。随着灶火越来越旺，一锅滚烫的热水就烧好了。姥姥端来脸盆舀一瓢热水再加点凉水，试好温度后喊我：“艳儿，过来给你洗洗脸。”我赶紧凑过去。姥姥笑着说我的脸成小花猫了。她帮我洗干净脸还帮我抹了香膏。做好这一切，姥姥让我上炕盖着被子，而她呢，忙着拿来那两只炕上模一样的竹壳暖水瓶，一一灌满热水，再盖上一木头塞，留着第二天早上兑凉水洗脸、刷牙，或是留着喝。

我曾仔细打量过那两只竹编暖水瓶，咖啡色的外皮因为年代久远而变得有点黝黑。